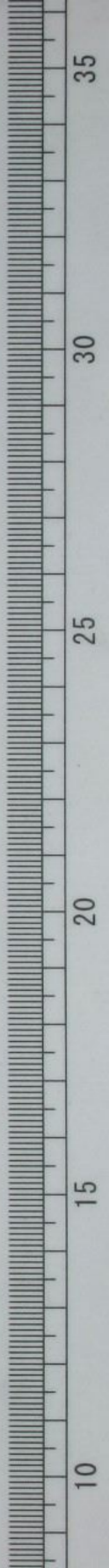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第四十六
至五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0



文庫 11
D 273
10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疑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必有大志

法華堂

柳田泉文庫

48-11049

010190559420

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擄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造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旦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歛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輪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泐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偕大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卽位爲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

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塋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齊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絕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卽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罪。令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

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糝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贛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日王敬則將帝首至

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爲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卽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三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梁鬪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

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爲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陷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使轂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都爲貴戚追叙郢城時寒露穢褻之事其慙如此爲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卽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

始

明本作
位是

誥明本
作誥是

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指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輸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侍。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誥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眾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于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於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之。元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

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勳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為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

齊書傳
有勿下
作字

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
明八年卒諡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衆食
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
業恒願爲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
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
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
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
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
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允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
加怒詔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
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
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
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
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
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
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
昌太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
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
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
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
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
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爲允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

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沱陽侯。高帝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救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王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千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收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屍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兗州刺史，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

憚陵轡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鈿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足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蔡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圍。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湛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山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論。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旣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爲寇。劭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卽擢爲軍主。廣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以爲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

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兒。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卽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見珍。因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

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遊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軍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夜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穆。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穆腹心張齊。要穆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穆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穆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

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灑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爲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因此疎退。又方有此進。天監二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爲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爲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與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酖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爲憂，心齊盡心事稷。稷爲南兗州，擢爲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日與稷珍國卽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西太守。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瘁，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旣爲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

諡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釁深視將符與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合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十八年八月十二日此夕雷少雨七日也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魏世國書
氏唐周南

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魏世國書
氏唐周南

荀伯玉

崔祖思

祖思叔父景真景真子元祖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棕

胡諧之

范栢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祐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

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卽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蕭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恭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歛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効矣。昇平初，仍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一作畫舩，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竝列，故武帝爲太子。至

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曰：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竝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始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宴共載弔之。使中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憊然，切齒形於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竝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謹，宋冀州

成務
撰齊
作書
欽

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竝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令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鱸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遂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闕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幃，三齊菡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

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變俗不候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竝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負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諡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

塞客吟

傳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
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為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火
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素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曆宣
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
衰鵬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巖海淨月澈河明
清暉映暮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幹精潭而悵泗糝松洲
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
之聲歛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
首暉霞戒旋鷁躍遠波情絲絲而方遠思裏裏而遂多粵擊
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颺兮
潏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
何言定寰中之逸鑿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

齊書傳
作委以存
事

蕭大尉
註

玄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
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帝
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換蕭太尉記載
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
膺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
諡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
棕少以忤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棕年十二三晝
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
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
墓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
家尚貧薄棕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

美下齊
書有拜
字始可
解也

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悛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悛曰：「肴羞有所遺，不悛曰：「何曾食，疏有黃頰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悛朱衣乘車，鹵薄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悛布衣之舊，從容謂悛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悛求味。悛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方。悛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悛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悛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宴齋廢立事示悛，以悛舊人，引參佐命。悛謂宴曰：「王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眾議乃止。」悛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悛性敦實，與人知識，必存知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水

前書作
治書侍
御史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俟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俚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

范栢年傳

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棕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侯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州縣齊書作也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致通直學士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強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肅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

門郎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卽位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豎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昨俗巧僞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實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竝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王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貞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貞外郎孔璋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

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
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
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開解
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
人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
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
之賜休妾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
笊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貞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
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
績齊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朱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
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爲豫章
內史卒宋末造江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
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徒右長史
祐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后生齊明帝祐少
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
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
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
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旣而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
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
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
張伯尹璜等屢謀竊發祐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
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

得十四年。祜入。帝喜。以示祜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祜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祜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祜。祜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躡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闔外一以相委。祜旣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祜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道詔轉尚書左僕射。祜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惠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交人。及卽位。祜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多不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祜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祜曰。王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祜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兪東冶。軍人兪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竝爲帝所委任。祜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祜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鄧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脰。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志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祜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祜。祜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祜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祜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祜。謀帝處。

分收。祜兄弟。祜時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祜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祜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祜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祜。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祜曰。祜同日見殺。祜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祜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祜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祜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祜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祜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三。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祜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暄光事起。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始法珍悔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祜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祜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二司。祜散騎常侍。太常卿。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崔蘇賂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棕筍餌之恩。諾之心。腹之寄。竝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祜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昭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朝漢天

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
子倕 孫縉 兄子開 開子絳 絳弟厥 厥弟襄 襄兄子雲公
雲公 子瓊 瓊子從典 瓊從父弟琰 琰弟瑜 瑜從兄玠 從弟琛
子單

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

陸杲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竝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

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字彥深

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華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謾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荅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注者名左氏注學之長，穀梁舊有康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排孝經經，頭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

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康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觀。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

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

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椽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荅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水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

同從速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王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

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然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詣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

明本作
御是也

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倅。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竝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湯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倅預焉。宋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

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旣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倅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爲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倅。一看殆不能別。

陸任傳

繕字士儒。倅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爲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爲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

乃權換解字。徒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囚。子厥。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血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

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

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

王斌
成實論

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闐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脩容儀。嘗弊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

唐突
鮑昭集

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款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賤殊常。官至驍騎將軍。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

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脩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詰問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

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入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入表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贄舉義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贄及兄子映公帥眾躡子仙與戰聞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倅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

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暮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編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以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

校定基

雲公子瓊字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六年。雲公受梁武召。校定基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

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纘焉。自永定訖。

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諧牒。雅有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宮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爲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華。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

大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為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大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

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

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石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督郵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中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節子父獻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為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入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為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倅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

陸史
陸明著
晉書

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贊。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出為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為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答問。後入為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文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金。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羣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

蕭子顯等二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千。明本

見。明本

上。位明本
補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所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廚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始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毛稱罩。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益寡。今以附孫杲。上云。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午時也。

著輿車。後蓋寡。今以剛烈果。云。
卧。何。能。離。慈。昔。也。果。精。直。手。解。單。文。以。死。義。亦。以。美。平。善。望。滿。
備。日。劉。登。學。難。樹。古。而。用。不。合。今。夫。視。殊。果。重。外。却。實。其。視。以。立。
蕭。于。臨。禁。三。十。八。以。此。王。集。隘。俗。女。皇。寶。舞。

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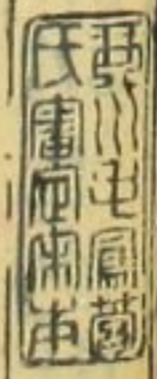
庾杲之 叔父草

王湛 從叔擢 何憲 孔湯

孔珪

劉懷珍 子靈哲 從父弟 懷珍從孫訂 懷珍族弟善明 劉沼 從子懷慰 懷慰子齊 齊歌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菹菹。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



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
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
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
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
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上甚悅。王
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卽真，當在胡諧
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諡？羣臣莫
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
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
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
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
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
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
上甚惜之，諡曰貞子。

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
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
記事。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
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
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
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
不爲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
大怒，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
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
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

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華爲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荆州時。華爲州別駕。益忽藹。及梁武帝踐祚。藹以西朝勳。爲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爲荆州別駕。時元帝爲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買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爲方伯。無餓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諶。字仲和。東海剡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彧卽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

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
真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
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
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
卒。

隸事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
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
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篋。白團扇。坐篋執扇。容氣甚自得。
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旣與辭
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篋。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
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
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
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
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一金
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
書左丞。

榮光

何憲。字子思。廬江潯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
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
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
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時又有孔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
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暹真所
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暹常謀議幄帳。每及選用。頗失鄉
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

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晉安
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
拜涕泣滂沲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
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
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
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籠盛靈產上靈臺
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
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
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
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
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
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
其冗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
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
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摛其違謬詔
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
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
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
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
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
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
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

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明本作祖。先爲是。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

居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

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萹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明本遠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璇之仕宋為始興內史峻生朞月而璇之卒其母許氏携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略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吏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竝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

以明本

劉孝標

明本作更

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曩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為豫州。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與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

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為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竝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輒。此三同也。敬通

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為兖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諡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持喪

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賴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

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歆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歆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遠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爲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

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酪酒而作擬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看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刻石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

謝靈運初居賦

持齋

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遣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膻。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醮。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

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
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評。竝隱居求志。遨遊
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
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
歆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
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
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
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
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命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
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
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
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

明本
終論
革

然積習坐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
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
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
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
尚或如之。況為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
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褰衫。衣中枕履。此外送
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
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
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塹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
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訐之疾。歆盡心救療。及卒。
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
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歆

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歎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歎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歎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歎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蔕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監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壘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蔕。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許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許幼孺。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許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繫爲聘妻。尅日成婚。許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許。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置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許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文。許歎。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

謂之三隱。許善玄言。尤清意釋典。曾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纊。許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爲冀州刺史。善明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

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為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募人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閣將軍。五年，魏尅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出為西海太守。行青冀三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為，召與相見，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之，善明為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州下注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此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荅曰：我本無宦情，既遠知已，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

爲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爲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州府郡縣。各貢謹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

鮑叔

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棊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敘舊。因相勗以忠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今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

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
璣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璣素無宦
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璣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璣
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璣曰吾應天革命
物議以為何如璣曰陛下戒前執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
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
自過人敕璣使數人而璣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璣為中
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璣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
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璣笑曰平生無
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

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
城丞耳上又以璣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
故璣終不就武陵王曄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璣為曄講除會稽郡
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璣
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
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
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
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褻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
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縉縷或復賜以衣裳
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
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

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則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歟。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爲歟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歟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歟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歟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竝弔服臨送。歟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歟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歟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上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歟卽出其妻。及居母憂。佳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屣。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鴟鵂鳥。歟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爲歟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歟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旣東南。土氣偏諛。故不能感動木石。歟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

坎壤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摺拾三十卷

璣弟璉字子璣方軌正直儼雅不及璣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鶩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鶩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暹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璣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璣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閭室

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璣族子也父璣字仲翔博識強正各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璣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璣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八歲本名頤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

波斯獻
師子

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傳
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
以法曹兼吏部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
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
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
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
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
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
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治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
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
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
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

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又在府不得志大同九
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主人為之憂而反見
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
子莠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毅字仲賢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
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
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高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
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
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
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教辟
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

符爲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奔榆山栖雲精舍欣玩
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
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
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
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
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
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
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
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
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言帝甚

以爲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
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
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笏籜冠隱者以爲榮焉勃海封
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
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
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
照元徽中爲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
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爲益州刺史
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暲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
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
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
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暍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

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璿仲璋山賓竝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明正作

明正作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柘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理帝不重學謂柘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爲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夫簿以山賓爲耗

明正作

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諡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

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竝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藁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凡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真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會失色於人。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

北辰

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徙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携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

明山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介

子介

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

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夫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

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夫獨留。經理

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

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

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

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論甲

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

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

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

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

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

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

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

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

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

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

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

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

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

文章論

明在作酒

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
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
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
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
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
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
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
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
其搖蕩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謝朓沈約之詩近世任
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管中見詩
明本近世
三字在
謝朓上

每欲論之無可與晤一作思言于建一共商推辨茲清濁使如涇渭

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
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
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
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
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
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
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明本預

劉虬字靈禎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
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
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衿斷穀餌木及胡麻齊
建元初豫章王疑為荊州教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

明本作

竝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明本作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自累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叻，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叻，遇

之遴在坐，叻謂遴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叻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叻為讓表，叻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叻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竝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竝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遴

漢書
真本

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鳴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遺，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巴西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

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沫泗之風，公

南史五十一

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原本分鑿。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卽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闕。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

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避之。亨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
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
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
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
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刺史南
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
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
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綝綝平陳太建中
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遴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
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
隨莊終鄴中

劉之亨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

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
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
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
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與內史王
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
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
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
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
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中論功
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璩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
獨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

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遂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昭和六年八月廿三日。此日晴。无稍熱。蟬聲喧耳。

之。前。時。以。道。車。輪。之。餘。驚。難。暫。乘。世。間。其。悲。不。可。言。里。人。互。
曾。乘。魏。之。斷。將。將。將。步。人。如。塔。其。其。表。世。悉。乘。龍。焚。
西。臺。也。蜀。太。安。欲。留。簡。於。平。時。帝。師。遂。謝。將。外。其。欲。典。內。史。王。
世。嘗。登。賦。以。冬。嘗。思。後。世。音。甚。衆。齊。東。晉。事。矣。太。安。隆。帝。師。始。
西。風。蕭。蕭。以。車。若。世。未。行。以。劍。神。國。吳。吳。太。安。晉。師。世。師。史。
世。嘗。乘。危。帝。疾。矣。如。神。國。雜。軍。懸。公。限。然。然。世。師。史。夏。日。

